

思念水碓坛的稻草床

■叶孙林



近来天气晴好，给农民抢收稻谷留足了时间。田间堆满了稻草，已晒得发白，阵阵稻草香夹杂着泥土的气息扑鼻而来，不禁又激起我心底的记忆，特别是在水碓坛睡稻草床的经历。

那是上世纪80年代，家乡纸山人都生产手工屏纸，我家也不例外。轮到捣料的那天，父母就带我到水碓房里过夜。水碓在山脚下的溪边，一个拐弯处的小平地，周围是山和石崖，所以傍晚也来得特别快。

吃了晚饭，父亲就早早上煤油灯了。不一会儿，天暗了下来，水碓房外变得黑洞洞的，也静悄悄，只听到‘哗啦啦’‘水流声，以及轮杆和碓发出‘嗯啊——咚、嗯啊——咚’的‘应山脉’声响。

我坐在水碓坛的床沿上。这是一张石头垒筑的长方形床，在水碓房入口两边的角落，床高一尺左右，形似于北方的炕。父亲清扫干净石板后铺好稻草，然后用手拍平压实，再展开旧床单盖住稻草，上面再放一条已褪了色的蓝夹缬被子。

我上床盘着腿坐在床单上，看着水碓起起落落，也看着父亲和母亲把一根根竹料递到捣臼里。起先小心翼翼，少放几根，待条棍状竹料被捣烂成团片状粗纤维时，就可以大把地往里扔了。刚开始时水碓发出尖脆、震耳的声音，厉声厉色的样子。碓头每砸一下，我也不由自主地眨一下眼皮。

一番紧张工作后，长竹条渐渐变为短条，又慢慢被捣碎成团块状，满满一石臼的竹料，似在上面筑了个巨大的竹纤维鸟巢。此时，就只需父亲一个人劳作了。水碓的响声也变得低沉、浑厚，看上去场面平和了许多，没了刚开始时竹条乱窜、乱弹跳的情景……

看着起起落落的水碓，有点单调，我感到无聊，有时候也跟父母亲说说话，或

问了些无厘头的‘为什么’。

父亲手指碓头对我说，这个很重很凶险，小孩不能靠近。还跟我说大人做纸很辛苦，没日没夜的，小孩要好好读书之类的话。这些话我都似懂非懂地听着记着，也曾联想到大人们有时谈起‘都是从碓坛角里摸来的几个钱’之类的话等等。这些都是跟水碓和造纸有关的人和事，可是孩童的我又能真正理解多少呢？

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墙洞里的煤油灯玻璃罩慢慢发黄。父亲有时取下擦拭几下内壁，再套上去，室内又亮堂了很多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快睡觉吧！”父亲对我说，有点命令式的。

我说：“还不想睡。”

“躺下先，会慢慢睡着的。”母亲劝说着。

我就只能乖乖地躺着。

床单下的稻草有些蓬松，一点也不平滑，动一下身子，沙沙作响。稻草飘出浓郁的气味，弥漫了整张床。这是一种熟悉的气味，每年稻谷收成后，我们小伙伴跑到田野里玩耍时间着的气味。

我静静地躺着，听着轮轴和水碓不断发出‘嗯啊——咚，嗯啊——咚’的响声。这声音也真是有趣，怎么老是在叫我我家后屋玩伴的名字？我对身旁的妈妈说，水碓怎么总在叫‘阿东、阿东’呀？母亲一下没明白，又问了一句后，恍然领会，笑着说，是的，是叫‘阿东’的名字。父亲听到

了，也笑了。

这个‘附会’，在许多年后母亲还提起，一家人听了都笑。

不知又过了多久，迷迷糊糊中，感觉身下传来一颤一颤的震荡。这是沉重的石碓头落地时震动地面而引起的，这一震撼传遍了我的全身。仰卧着的我，感到这似乎不是从身旁传来的，倒像是来自地球深处的一股向上的力量。这一震荡频率契合人体生理特征，它让我舒畅、安稳、踏实。我安然享受着这一份力量。

就这样，在稻草香与震晃下，我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，睁开眼睛，‘嗯啊——咚，嗯啊——咚’的声音响彻耳际，一阵阵脉搏跳动般有节律的震感遍及周身。翻个身，一股稻草芳香自被窝和枕下飘出，沁人心脾。门口光亮透进来了，大人们也进进出出忙碌起来。母亲见我已醒，就叫我起床。我精神抖擞，倏地一下就起来，跳下床。父亲带我到屋旁小水潭边洗了脸。吃了早餐。父母亲收拾东西停当，就准备挑竹絮料回家了。

时光过去了三四十一年，这一段经历至今记忆犹新。

后来我离开家乡在外奔波，也体验过形形色色的卧房和床榻，感受总是平平淡淡的，再没小时候在水碓坛睡石板稻草床时酣然美妙的感觉。有时跟村里一些少年伙伴谈起在水碓坛里睡觉的经历，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是一种很惬意的感受，甚至是妙不可言。这种体会，据说纸山过来人都有类似的感同身受。

有不少人对我说过，如果现在有机会，还是想要重温一个晚上的。我说，我也是的。只是家乡手工造纸业早已衰落、消亡了，好多设施和场所也荡然无存，唯留‘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’的喟叹。

心中永远的下林坳

■章华虎

从瑞安市区沿瑞枫线西行约三十公里，在陶山与湖岭交界处，有一被群山环抱、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，这里就是生我养我、让我终生难忘的故乡——下林坳村。

下林坳，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美丽村庄。

下林坳村整体呈长条形，村的西面横亘一名为屿山的小山，湖岭三十四溪经村北面汇入飞云江，滋养着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的村民。而村东南面连绵蜿蜒的五云山脉，同西头的屿山一起，从三面环抱村庄，构成保护下林坳村的天然屏障，村民们亲切地称其为门前山。

下林坳不仅环境清幽，风景秀美，而且还有一个更富诗情画意的名字‘霞霖坳’。

门前山常年雨水充沛，植被丰润，深林茂密，主植松、竹等，粮食作物以番薯、小麦、马铃薯为主。晨曦初露，暖融融的金色阳光亲吻着翠绿的树叶，叶片上、草丛中，圆滚滚的露珠眨巴着眼睛，在微微晨风中打滚。而朝霞似乎懂得折射原理，在小水珠的配合下，凭借晨风帮忙，在树林间、草丛中窜来窜去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夕阳西下，斜射的晚霞在林木间织成一层层金黄色的丝线，晚风摇曳，林间晚霞宛若金色绸带飘然起舞。整个门前山活脱脱一幅层林尽染、林披霞光的天然水墨画。于是，前人便借景生情，给这里取了个诗意盎然、令人浮想联翩的名字‘霞霖坳’，意即‘霞光披林、雨泽林木的山坳’。

世事变迁，不知是人们嫌‘霞霖’两字笔画多，书写麻烦，还是谐音缘故，亦或二者皆有，‘霞霖坳’就演变成了现在的‘下林坳’。

下林坳，一个满载儿时记忆的乡间小村。

我的童年在下林坳度过，对儿时许多趣事，尤其是位于村中心的‘八卦舞台’，记忆犹新。

这里有一口水井，井边有一河塘。井水是饮用水，河塘积水用来消防备用。河塘边上有棵苦楝树，枝叶茂盛，犹如巨伞遮天，苦楝树下有几条供人们休憩用的石凳。傍晚时分，当晚霞披林，西下的夕阳给全村都镀上毛茸茸的橘光时，苦楝树下，或坐、或蹲、或站，全是人。春夏秋冬，从未间断。

当乡亲们不约而同向苦楝树下聚拢时，作为常客的我很少缺席。在这里，人们仿佛个个都是‘天下晓’，从衣食住行到时事形势，从隔壁邻村到国内国际，大家交流小道消息、传播趣闻秘事。诸如

张三家的媳妇比女儿还孝顺，隔壁村的赵六‘娶’了两个老婆，竟能和睦共处。有时会从武松醉打蒋门神，跳跃到孔明妙唱空城计，从姜子牙封神，穿越到林黛玉葬花……令人前俯后仰，忍俊不禁。有一次，一位大叔端着饭碗来凑热闹，还时不时忙中偷闲插上一句，说到精彩之处，竟连饭带唾沫喷溅出来，天女散花般落到大家头上，结果被大家揍得哇哇乱叫，还白白摔碎了一个饭碗。

现在，古老的水井、河塘均已不复存在，苦楝树、石条凳亦不知去向，取而代之的是流入家家户户清澈、洁净的自来水，和村口秩序井然的消防栓，河塘原址上耸立着漂亮的三层楼房，地方新闻、天下大事都可以从已进入寻常百姓家的电视、电脑、手机中获得，乡亲们的生活已经从承载记忆的‘八卦舞台’转移到五彩缤纷的‘现代舞台’。

下林坳，一处名副其实的钟灵毓秀之地。

下林坳村仅有180多户，840多人口，分布在全村12个姓氏家族。人均耕田不足0.3亩，乡亲们主要靠自产的番薯、小麦、马铃薯等解决温饱，祖祖辈辈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。然而，这里自古民风淳朴，文风鼎盛，人才辈出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湖岭片区走出的第一批大学生就有来自下林坳的苏德造。1951年，苏德造考入浙江大学生物系，大学毕业后，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他把一生献给了祖国的科研事业，为我国及世界的自然科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，其名字载入《中国专家大辞典》《中华名人大典》《世界人物辞海》等十多部典籍。

还有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陈高顺，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瑞安县副县长，1990年从瑞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休后，仍不忘农家本色，回到下林坳村务农，对种庄稼、养鸡鸭等农家活情有独钟、乐此不疲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农民老县长”。

……

据了解，走出下林坳，工作在各条战线上的公务员、事业干部、国企职工等，户均超两人，而且有相当部分人走上了领导岗位。这对于远离城市、被群山包围的小小下林坳村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
星转移，日月轮回。转眼间，我离开下林坳走上工作岗位已近四十年，但故乡的山，故乡的水，故乡的事，故乡的人，凝聚成永远的故乡情，时刻萦绕在脑海，铭刻在心中！

捡甘蔗顶

■林良爽



时下是甘蔗的成熟期。风吹过甘蔗园，蔗叶沙沙作响，一不小心甘蔗的清甜就会撞上你的嘴。尽管现在老家马屿董社种甘蔗的家庭不多了，但每当走过家乡的田埂，年少时与甘蔗有关的一桩桩趣事就会涌上心头，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甘蔗园里捡甘蔗顶的事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我迅速地发出声响的那片甘蔗园跑去。经验告诉我，那边有人正在掰甘蔗，掰甘蔗就有甘蔗顶。那个时候，人们吃甘蔗不削皮，掰下来，折断顶，直接开吃。但有甘蔗顶，那也不一定是你的。此时，伙伴们也都游荡在甘蔗园周边，伺机去抢捡甘蔗顶。早到早得，跑慢了，甘蔗顶就被其他伙伴抢走了。如果几个伙伴同时赶到，那甘蔗顶一定属于强横人的，像我这般老实的，一定没份。碰到关系好的，好说话的，互让，这个先给你，下一个给我，或者通过石头剪刀布来决定甘蔗顶的归属。有时，我们马上就看到了希望了，“甘蔗顶带回家给自己孩子”，大人一句话让我们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捡甘蔗顶，是为了卖。甘蔗顶上留有一节‘甘蔗肉’，牛特别爱吃。买甘蔗顶的人，要么是生产队里的人，那时每个生产队都养牛，要么是荆谷那边人，荆谷是百好奶厂养牛基地，养牛家庭很多。那个时候，牛饲料没有现在丰富，牛自然放养，一般就是吃草，给吃甘蔗顶，是牛最好的待

遇了。

甘蔗顶便宜，几分钱一斤，具体记不起来了，一次卖不了多少钱，若能得一两角，就高兴不得了了。积攒零用钱，是为了买零食吃。其实，那时也没什么零食可买，无非姜糖、豌豆之类。最企盼的，是十月廿三马屿会市，攒一点，好在会市时买点平时吃不到的油条、灯盏糕等。那个年代，农家没别的收入，孩子们只能自力更生，卖甘蔗顶就是孩子赚钱的好办法。

能捡到的甘蔗顶是很少的。那时，一个家庭用几分自留田种甘蔗，指望年底卖一点钱，添几件新衣服，买点过年货，改善一下生活，所以，平时大人是舍不得掰甘蔗吃的。加上捡甘蔗顶的人多，粥少僧多，一个星期能捡十来个顶已是不错的战绩了。

大人若掰甘蔗吃，往往挑甘蔗园里最差的甘蔗。但有种情况除外，即家里来客人，掰几根好的甘蔗招待。那个连苹果、香蕉都没有的年代，甘蔗就是老家最

好的待客水果。客人来了，主人多掰几根甘蔗，甘蔗顶就会多，这是孩子们捡甘蔗顶的最好机会，运气好，一下子就能捡到三四个、五六个。

捡甘蔗顶还有一个好机会，就是割晚稻时。没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，农村是集体劳动生产的，一个生产队一起到田里劳动干活。甘蔗生长周期很长，清明时节种下，到割晚稻时才成熟、收获。割稻时，割着割着，生产队长突然一声令下：‘休息！’吃‘接力’（农村劳动时，家里妇女送点心给男人吃）时，大人们三三五五到自己的甘蔗园掰甘蔗吃，甘蔗顶这里一个，那里一个抛在甘蔗园的园埂上、田岸上，小伙伴们蜂拥而上。

攒了一个星期的甘蔗顶，无论多少，周末我们要背它到马屿老街卖。甘蔗顶也讲究卖相，因此，在捆绑甘蔗顶时，我们会耍点小聪明，把不新鲜的甘蔗顶放在里面，把新鲜、卖相好的放在外面。

捡甘蔗顶一般在下午上学前这段时间，或是下午放学后。那年代，读书没压力，也没有什么好玩的，一下课或放学后，孩子们就往垟里跑，捡甘蔗顶成为最好的娱乐、劳动项目，这是现在的孩子们难以想象的。

现在，瑞安种甘蔗的地方还有很多，但作为那个年代特有的现象，捡甘蔗顶已成为历史，永远地留在那一代人的记忆里。



郑明豹 摄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实施立德树人工程 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

瑞 安 市 委 宣 传 部
瑞 安 市 融 媒 体 中 心 宣
瑞 安 市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指 导 中 心